

J O D I P I C O U L T

19分钟的眼泪

NINETEEN MINUTES

不要纵容恶意，不要成为恶意的同谋。

[美] 朱迪·皮考特 著

颜湘如 译

HELP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J O D I P I C O U L T

19分钟的眼泪

NINETEEN MINUTES

[美] 朱迪·皮考特 著

颜湘如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分钟的眼泪/(美)朱迪·皮考特著;颜湘如译

. -- 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3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9833-0

I. ①1… II. ①朱… ②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

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1443号

NINETEEN MINUTES

by Jodi Picoult

Copyright © 2007 by Jodi Picoult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(2017)
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, a division of Simon & Schuster, Inc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7-0616

19分钟的眼泪

作者:[美]朱迪·皮考特

译者: 颜湘如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夏文彦 赵思婷

封面设计: 刘倩

版式设计: 陈宇婕

责任校对: 绳刚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37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6.5印张

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833-0

定价: 5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第一部

不改变方向一直走，就会回到起点。

——中国俗谚

希望你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已经死了。

已经发生的事，你无法挽回。已经大声说出的话，你无法收回。你会想着我，懊悔自己未能说服我放弃。你会绞尽脑汁想当初到底该说什么或者该做什么。我想我应该告诉你：不要自责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但这等于说谎。我们俩都知道，我会走到这一步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。

你会在我的葬礼上哭泣。你说事情不必走到这一步。你会依众人期望的那样表现。但你会想我吗？

更重要的是，我会想你吗？

我们之中真有人想知道答案吗？

二〇〇七年三月六日

十九分钟，你可以割前院的草、染头发、看三分之一场冰上曲棍球赛。十九分钟，你可以烤司康饼或是让牙医填一颗牙，你可以叠好一家五口的衣服。

十九分钟的时间，足以让田纳西巨神队的季后赛门票销售一空。不算广告时间，足以看完一集情景喜剧。可以从佛蒙特州界开车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斯特灵镇。

十九分钟，你可以订购外送比萨。你可以跟孩子说个故事，或是换机油。你可以走一公里路。你可以缝一件衣服的布边。

十九分钟，你可以让世界停止运转，也可以干脆逃离世界。

十九分钟，你可以复仇。

艾莉克斯·柯米尔要迟到了，她总是这样。就算超速穿过奥佛，她从位于斯特灵的家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格拉夫顿郡高等法院，也需要三十二分钟。她穿着丝袜冲下楼，手里拿着高跟鞋和星期五带回来的一沓卷宗。她将浓密的红棕色头发缠成一个髻，用发夹固定在颈背齐肩处，在出门前变身为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人。

艾莉克斯已经在高等法院当了三十四天法官。在此之前她就相信，凭自己过去五年担任地方法院法官的表现，获得任命应该不难。但年仅四十岁的她，仍是全州最年轻的法官。她还得努力建立公正司法官的形象，因为公设辩护人早她一步进入法庭，检察官已认定她会偏袒被告。

多年前申请法官职务时，艾莉克斯是真心希望能在这个法制系统中做到：尚未证明有罪的人都是清白的。只是她怎么也没料到当了法官之后，恐怕便无权做此主张。

刚泡好的咖啡香味将艾莉克斯引进厨房，只见她女儿坐在餐桌旁，抱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咖啡杯，埋首于课本。乔丝看起来非常疲倦，蓝色眼睛布满血丝，褐色头发胡乱结了个马尾。“你该不会一整晚没睡吧？”艾莉克斯说。

乔丝头也没抬，就照说一遍：“我没有熬夜。”

艾莉克斯给自己倒了杯咖啡，滑坐到女儿对面的椅子上。“真的吗？”

“你只是要我回答，”乔丝说，“又没说要听真话。”

艾莉克斯皱眉道：“你不该喝咖啡。”

“你也不该抽烟。”

艾莉克斯顿时感到脸颊发烫。“我没有……”

“妈，”乔丝叹了口气，“即使你打开浴室窗户，我还是闻得到浴巾上的烟味。”她挑起眼睛，看艾莉克斯还敢不敢挑她其他毛病。

要说艾莉克斯，她没有其他坏习惯。她没时间培养任何坏习惯。她希望乔丝也没有任何坏习惯，就像第一次见到乔丝的人留下的印象：一个漂亮、受欢迎、成绩优异，比多数人都更明白脱离正轨会有什么下场的学生；一个注定拥有美好事物的女孩；一个完全符合艾莉克斯期望的女儿。

乔丝曾经对于母亲是法官这件事相当自豪。艾莉克斯还记得乔丝向银行柜员、向杂货店里的乞丐、向飞机上的空姐吹嘘她的职业的模样。她会向艾莉克斯询问案情与判决。直到三年前乔丝升高中后，一切全变了样，她们之间的沟通开始慢慢受阻。艾莉克斯未必觉得乔丝比一般青少年隐藏了更多秘密，但情况不同：普通家长对孩子朋友的评判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而艾莉克斯的方式更像是判决。

“今天有什么安排？”艾莉克斯问道。

“小考。你呢？”

“传讯。”艾莉克斯回答。她瞅着餐桌对面，试图倒着看乔丝的教科书。“是化学？”

“催化剂，”乔丝揉揉太阳穴说，“可以使反应加速，本身却不会起变化的物质。比方说，你有一氧化碳气体和氢气，然后丢进氧化锌和氧化铬……怎么了？”

“只是忽然想到为什么以前的有机化学拿C了。吃过早餐了吗？”

“咖啡。”乔丝说。

“咖啡不算。”

“你赶时间的时候就算。”乔丝挑明了说。

艾莉克斯暗自权衡着，是再晚五分钟，还是再多添一笔不合格家长的记录？十七岁不是应该能自理早餐了吗？艾莉克斯开始从冰箱里抓东西：蛋、牛奶、培根。“我办过一个案子，强迫一个自以为是名厨艾默若的女人紧急住进州立精神病院。她是被丈夫送来的，因为她把一磅培根放进搅拌机，还拿刀追着他绕着厨房跑，一面大叫：‘砰！’”

乔丝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真的？”

“相信我，我不可能捏造这种事情。”艾莉克斯在平底锅里打了个蛋，“当我问她为什么把一磅培根放进搅拌机时，她看着我我和她的烹饪方法一定不一样。”

乔丝站起来，走到流理台边斜靠着看母亲煎蛋。艾莉克斯并不擅长做家务——她不会做焖牛肉，却能记住斯特灵所有提供免费外送服务的比萨店与中国餐馆的电话，并以此为傲。“放心吧。”艾莉克斯冷冷地说，“只是煎个蛋应该还不致于引发火灾。”

但乔丝从她手中接过平底锅，放了几条培根进去，看起来好像水手一个靠着一个并排睡。“你干嘛穿成这样？”她问道。

艾莉克斯低头瞄一眼身上的裙子、衬衫和高跟鞋，皱起眉头说：“怎

么了？太像撒切尔夫人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说……为什么这么麻烦？反正有法官袍，谁也不知道你里面穿什么。比方说你可以穿睡裤，或是那件你从大学穿到现在、手肘处有破洞的运动衫。”

“不管别人看不看得到，我还是得打扮得像个法官。”

乔丝忽然沉下脸来，只顾着煎东西，仿佛艾莉克斯给错了答案。艾莉克斯盯着女儿看——咬成半月形的指甲、长在耳后的雀斑、头上锯齿状的分线——这已不是那个蹒跚学步的幼儿。小时候一到傍晚，她总会趴在保姆家窗口，因为她知道艾莉克斯来接她的时间快到了。“我从来没穿过睡衣工作，”艾莉克斯坦白说，“不过有时候倒是会关上办公室的门，躺在地板上睡个午觉。”

乔丝的脸上慢慢露出惊讶的笑容。她觉得母亲这句供词就像一只无意中歇在她手上的蝴蝶：这件事太令人吃惊，只要一点出来，就可能失去踪影。但她要赶几公里路，要传唤被告，有化学方程式要解释，当乔丝把培根放在一沓纸巾上吸油时，那一刻已然飞逝。

“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得吃早餐，而你不用。”乔丝嘟哝道。

“因为你要到一定年纪才有权利毁灭自己的人生。”艾莉克斯指着乔丝正在搅动的炒蛋说，“答应我把那些吃完？”

乔丝迎着她的目光说：“我答应。”

“那么我要走了。”

艾莉克斯抓起她的旅行用咖啡杯。当她倒车出车库时，脑子已经专注地想着当天下午要写的判决书，书记官会塞给她的传讯人数，从星期五下午到今天早上，魅影般飘落在她桌上的申请书。她已经陷在一个离家远远的世界，而她的女儿也在同一时刻将平底锅的炒蛋倒入垃圾桶，一口也没吃。

有时候，乔丝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如一个没有门窗的房间。当然，房间

很豪华——斯特灵高中可能有一半学生为了进这个房间，愿意付出任何代价——但却没有任何逃生出口。她要是不当乔丝，没有人会喜欢她。

她仰头对着莲蓬头，把水开得很热，皮肤起了红肿条痕，呼吸困难，窗子雾蒙蒙。她数到十，才从水柱底下钻出，全身赤条条地滴着水站在镜子前。她的脸又红又肿，头发分成粗粗的几束黏在肩膀上。她侧转过身，端详自己平坦的小腹，然后略略缩腹。她知道麦特注视着她时看到什么，她知道寇特妮、梅蒂、布瑞迪、海莉、杜鲁都看到些什么，她只希望自己也能看到。问题是，当乔丝照着镜子，她留意到的是皮囊之下的东西，而不是装饰在上面的。

她明白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打扮和举止。她留着长而直的深色头发，穿着名牌服饰，听最流行的乐团。她喜欢坐在学校餐厅里借用寇特妮的化妆品时，受其他女孩注目的感觉。她喜欢上课第一天，老师已经知道她的名字的时候。她喜欢被麦特搂着走过走廊时，有其他男孩瞪着她看的样子。

但有一部分的她却感到好奇，如果让他们都知道她的秘密会如何呢？让他们都知道：有几个早上实在起不来，也很难装出不属于自己的微笑。她其实是装模作样，她是个听到笑话该笑就笑、该八卦就八卦、该勾引男孩就勾引的骗子，她是个几乎已经忘记做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感觉的骗子……而当她开始认真细想时，又不想记起这些事，因为那种感觉更痛。

她没有谈心的对象。只要你对于身为享有特权、受欢迎的一分子的权力稍有怀疑，那么你不属于那个圈子。至于麦特，他和其他人一样，喜欢的是乔丝的外表。在童话故事里，当面具卸下，英俊的王子无论如何还是会爱着女孩，光是这点就能让她变成公主。但在高中可不同。她之所以成为公主是因为和麦特凑成对，而根据某种奇怪的循环逻辑，麦特之所以和她凑成对，也正因为她是斯特灵高中的公主之一。

她也不能和母亲说心里话。你不会因为步出了法院，就不再是法

官，母亲常常这么说。这就是为什么艾莉克斯·柯米尔在公开场合顶多只喝一杯酒，为什么她从不大吼或哭泣的原因。尝试是个愚蠢的字眼，因为仅仅想是不够的：简单一句话，你就是得循规蹈矩。乔丝之所以达成母亲最引以为傲的多项成就——成绩、外貌、被“对的”团体所接受等等——并不是因为她自己渴望达成，而是因为她害怕自己不完美。

乔丝用浴巾裹住身子走进卧室，从衣橱拉出一条牛仔裤，然后穿上两层长袖T恤展现自己的胸部。她瞄了时钟一眼，如果不想迟到，动作就得快点。

但是走出房门前，她犹豫了。她一屁股坐到床上，开始翻找她钉在床头柜底下木框上的密封式保鲜袋，里头偷藏了失眠药，她只偷一颗，以免被发现。乔丝花了将近六个月，才神不知鬼不觉地搜集到十五颗药，但她心想如果再喝下五分之一加仑的伏特加应该也能奏效。其实她并无确切计划，打算在下个星期二或是融雪时或是任何具体时间自杀，反而比较像是替代性的计划：当真相大白，再也没有人想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乔丝理所当然也不想再见到自己。

她又把药丸钉回床头柜底下，然后下楼。当她走进厨房将东西装进背包，发现化学课本还翻开着——上头摆了一朵长茎红玫瑰。

麦特就靠在角落的冰箱旁，他肯定是从开着的车库门溜进来的。他和平时一样，让四季充满她的脑海：他的头发是秋天色调，眼睛是冬日天空的湛蓝，笑容灿烂得仿佛夏阳。他头上反戴着棒球帽，身上穿着斯特灵高中冰上曲棍球代表队的T恤，底下还加了件卫衣。乔丝曾把这件卫衣偷来整整一个月，藏在内衣抽屉里，必要时便拿出来闻闻他的气味。

“你还在生气吗？”他问道。

乔丝顿了一下说：“生气的人不是我。”

麦特身子一撑，离开冰箱走上前来，两手环抱在乔丝腰间。“你知道我是情不自禁。”

看到他右颊露出酒窝，乔丝可以感觉到自己已经软化。“我不是不

想见你，我真的要念书。”

麦特把她的头发往后一拨，吻了她。正因为如此，昨晚她才叫他别过来——每当和他在一起，她总觉得自己就要蒸发了。有时候被他一碰，乔丝就会想象自己随着一阵蒸气消失不见。

他嘴里有枫糖浆的味道，有道歉的味道。“其实，这都是你的错。”他说，“如果不是太爱你，我不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。”

此刻，乔丝已不记得自己藏在房里的药丸，也不记得自己在浴室里哭，除了被爱的感觉之外，她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很幸福，她告诉自己。这个字眼像条银丝带在她心中飘扬，幸福，幸福，幸福。

帕特里克·杜沙姆是斯特灵警所唯一的侦查员。他坐在更衣室靠内侧的板凳上，听见几个早班巡警正在开一个腰围稍粗的菜鸟玩笑。

“喂，费雪。”艾迪·欧登克说道，“是你老婆要生孩子，还是你要生？”

其他人放声大笑，帕特里克却同情起这小伙子。“艾迪，现在时间还早。”他说，“你就不能等我们喝一杯咖啡再开始吗？”

“好的，队长。”艾迪笑着说，“可是费雪好像把所有甜甜圈都吃光了，而且……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

帕特里克顺着艾迪的目光往下看，看到自己的脚。事实上，他是不在更衣室里和巡警一块儿更衣的，但是今天早上他没有开车而是跑步到所里，因为周末吃了太多美食需要消耗一点热量。周六和周日他是在缅因州和目前捕获他的心的女孩一起度过的，就是他的教女，五岁半大的泰拉·福斯特。她的母亲妮娜与帕特里克相识多年，也很可能是他永远无法忘怀的唯一真爱，只不过没有他，妮娜似乎也过得很好。这个周末，帕特里克故意输了一万次“糖果岛”游戏，让泰拉一次又一次骑在背上，玩他的头发，而且还——这是他最大的错误——让她在他的脚趾头涂上亮粉红色的指甲油，又忘记擦掉。

他瞄了自己的脚之后，立刻把脚趾缩起来。“女士们觉得这样很酷。”他粗声粗气地说，而更衣室里的七人则强忍住不去取笑严格说是自己上司的人。帕特里克用力穿上袜子、套上乐福便鞋走出去，领带还拿在手里。一，他暗数着，二、三。仿佛接到暗号似的，笑声立刻从更衣室传出，随着他穿过走廊。

进办公室后，帕特里克关上门，从门后的小镜子里端详自己。刚洗过的黑发还湿湿的，脸也因为跑步而泛红。他把领带晃上脖子，调整一下活结，然后坐到办公桌前。

周末期间共收到七十二封电子邮件，通常只要超过五十封，就表示这整个星期都别想在晚上八点以前回到家。他开始一一过滤，在魔鬼工作清单上加注——这份清单内容从未减少过，无论他多么努力工作。

今天，帕特里克得送毒品到州立实验室，这没什么大不了，只不过一天里的四个小时就这样消失了。他有一桩强暴案即将结案，有人在某大学的社交网站上指认了歹徒，也已经做了笔录，准备送往检察长办公室。他有一部手机，是一个游民从某辆车上偷来的。他有实验室送回来的珠宝店盗窃案血液鉴定结果，在高等法院有一个证据排除的听证会要跑，还有，桌上已经躺着今天接获的第一个案子——皮夹失窃案，里头的信用卡已遭盗刷，给帕特里克留下追踪的线索。

身为小镇的侦查员，帕特里克必须随时卯足全力。他认识一些市警局的警察，在案子归为疑案前，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进行侦查。但帕特里克不一样，他的工作是桌上出现什么都得照单全收，不能专挑有趣的。不管是跳票或盗窃案都很难让人兴致勃勃，尤其破了盗窃案或许能从歹徒身上获得两百美元罚款，但帕特里克花一个星期查案，纳税人却得掏出五倍的钱。偏偏每当他开始觉得自己侦查的案子不是特别重要时，总有机会与受害者面对面：因皮夹被偷而歇斯底里的母亲、被抢走了退休金的小珠宝店店主夫妻、被盗用身份而惊慌失措的教授。帕特里克知道，“希望”正是衡量他和前来求援者之间距离的单位。如果帕特

里克不介入，如果他不百分之百投入，那么那个受害者将永远是个受害者，这也是为什么自从帕特里克进入斯特灵警所后，总会想方设法侦破每个案子。

然而……

当帕特里克独自躺在床上，让心灵将他人生的裂缝缝合时，他想起的却不是已证实的成功，而是可能遭遇的失败。当他沿着遭蓄意破坏的谷仓走一圈，或是发现遭窃的车子已被掠夺一空、丢弃在林间，或是将面纸递给因约会被强暴而啜泣的女孩时，帕特里克总忍不住会觉得自己迟了一步。他是侦查员，但他无法侦查到所有的事。事情交到他手里时都已经破碎，每次都是这样。

这是三月第一个暖天，人们开始相信雪应该会早一点融化，六月也马上就要来临。乔丝坐在麦特停在学生停车场的萨博的引擎盖上，想着现在距离夏天比距离开学更近了，想着再不到三个月，自己就正式升上高四了。

在她旁边的麦特靠在挡风玻璃上，斜仰着头面向太阳。“我们逃学吧。”他说，“天气这么好，整天关在学校太可惜了。”

“你要是逃学，就不能出场比赛了。”

冰上曲棍球的州锦标赛今天下午开赛，麦特打右边锋。去年斯特灵赢了，每个人都希望他们再赢一次。“你要来看球赛。”麦特说，他不是询问而是命令。

“你会得分吗？”

麦特诡异一笑，一把将她拉过来压在他身上。“我不是每次都会吗？”他说，但他说的已经不是曲棍球，她顿时觉得被围巾围住的脖子开始涨红。

忽然间，乔丝感觉好像一阵冰雹打在背上。两人坐起身来，这才看到足球队的布瑞迪·普莱斯和返校节皇后海莉·卫佛手牵手走过。海莉

又丢出一把硬币，这是斯特灵高中祝运动员好运的做法。“罗斯顿，今天让他们好看。”布雷迪嚷道。

他们的数学老师也正好经过停车场，提着一只破旧的黑皮公文包和装着咖啡的热水瓶。“麦凯博老师，”麦特大喊，“我上星期五考得怎样？”

“幸好你还有其他特长，罗斯顿。”老师说着也将手伸进口袋。他对乔丝眨眨眼，抛出硬币，一分钱的硬币从空中掉落在她肩上，像婚礼上的五彩碎纸，也像坠落的星星。

想也知道，艾莉克斯把皮包里的东西又塞回去时心里这么想。她换了手提袋，把高院后侧员工入口的钥匙留在家里，虽然按了好几百遍蜂鸣器，附近好像没有人能替她开门。

“该死。”她低咒一句，徒步绕过泥泞水坑，以免毁了鳄鱼皮高跟鞋——把车停在后面的好处之一就是不必走这段路。她可以直接穿过书记室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如果一切顺当，说不定不用延时上庭。

法院大门入口排了二十来人，但法院警卫认得艾莉克斯，因为她会在这儿窝上六个月，不必像地方法院的法官一样巡回各郡法院。警卫招招手，让她先进去，但是她皮包里装了钥匙、不锈钢热水瓶，还有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触动了金属探测器。

警报器是个聚光灯，大厅里每个人都转头看是谁被逮到。艾莉克斯低着头，匆忙走过光滑的地砖，却差点滑倒。正当她身子往前倾斜，有个矮胖男人伸手扶了她一把。“宝贝，”那人斜睨着她说，“鞋子很漂亮啊。”

艾莉克斯没有搭腔，挣脱他的手之后径自往书记室走去。没有哪个高院法官得应付这种事。华格纳法官是个好人，但一张脸却活像万圣节过后等着腐烂的南瓜。葛哈特法官——是个女同事——穿的衬衫都比艾莉克斯还老。艾莉克斯首次坐上法官席时，曾觉得当个很年轻、稍具姿